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十五

徐襄陽西園雜記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三帙

鄭端胤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玉笥生張憲爲研補歌滄洲生朱弁打研文并釋
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十一年
春三月初吉楊子維楨廉夫在弁類村居試奎章
賜墨謹識張憲歌并序曰玉帶生者端人也事宋
文山丞相爲文墨賓與同館謝先生翱友善宋革
丞相殉國計聞生與翱哭于西臺之顛復憫宋諸

陵暴露私相蓋覆識以冬青木而去後翺道卒生
今歸于會稽抱遺老人與秋聲子輩爲七客初宋
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

宋末梁隆吉聞杜鵑詩云不如歸去錦城宮殿迷
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
去元末燕京聞杜鵑丘文莊公詩云不如歸去中
華不是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
路不如歸去同一詩也梁嘆宋社之已屋丘喜胡
運之告終所感有不同耳

文文山被執而北王炎午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

死累千五百言讀之令人悲憤不已及文山殉義
謝翱皐羽乃哭祭于嚴陵西臺爲歌以招其魂一
愛助于未死之前一哀挽于旣死之後文山事君
之忠取友之正可并見矣

程嬰殺子而存趙孤魯孝義保殺子而存公子稱
同一義也紀信誑楚而解滎陽之圍韓成誑漢而
成鄱陽之捷同一權也謝翱登嚴陵西臺而祭文
文山成器登龍泉山頂而祭劉忠愍同一悲憤也
如此相類事甚多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予過杭之集慶寺觀宋理宗像因憶宋遺民錄

載元胡僧楊璉嘗發宋諸陵取其金寶截理宗頭
爲飲器後我太祖高皇帝求得之瘞之南京高
座寺山後復命浙江守臣還葬故陵及觀林霽山
夢中詩註又云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霽山
賂漁者覓得函之託言佛經葬于越山豈葬後復
爲胡人所取去故太祖求得之耶其真理宗之
顱骨與否不可知矣感嘆之餘因作一絕云穆陵
天子越山鑛自謂珠襦百世安許大頭顱留不住
空遺餘像與人看

方太常時舉云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夏以爲齊

衰比之親兄弟焉是不知有父也子游曰其大功
乎近之矣游氏以爲無服比之途人焉是不知有
母也橫渠曰其小功乎得之矣予謂凡爲之服者
雖總麻之輕亦必有所繫屬然後爲服若同母異
父之昆弟其母旣與父絕所生子即與途人無異
諺所謂有稱呼無服制者何以小功爲哉游氏之
說得之矣如其該服先王制禮已有之矣何待後
世之議論乎

鎮江府廨舍有蜂一筒逸出失其王羣蜂搶攘終
日至夕皆死不下萬餘貳守嚴應階義而埋之號

曰蜂冢士夫多有題詠比之田橫之事予歸自金陵應階爲予言之埤雅曰蜂無王則死觀此益驗應階予同年進士也

國制文職極于六曹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如盧氏耿清惠公九疇爲刑書子文恪公裕爲吏書南宮白恭敏公圭爲兵書子文裕公鉞爲禮書盱江何公文淵爲吏書子文肅公喬新爲刑書太原周莊懿公瑄爲刑書子文端公經爲戶書金陵倪文僖公謙爲禮書子文毅公岳爲吏書三原王端毅公恕爲吏書子承裕爲戶書閩林文安公瀚爲兵書

子庭棉爲工書餘姚王公華爲吏書子守仁爲兵
書吳江吳公洪爲刑書子山亦爲刑書靈寶許襄
毅公進爲吏書子誥爲戶書讚爲吏書俱不易得
而許氏尤盛至若德興孫公原貞爲兵書而孫清
簡公需爲吏書祖孫相繼僅一見也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安成李公時
勉吳郡陳公祚李公永樂中爲侍讀因三殿災上
疏言事忤旨繫獄兩歲不死洪熙初以時政違節
抗顏極諫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數十脇肋已
斷其三曳出不死改爲御史復因言事下獄受挺

棍又不死正統初爲祭酒不屈忤王振矯詔以百斤枷枷之太學前時年七十四國子生石大用上疏請代得釋致仕去陳公永樂中爲河南叅議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者十年宣德初宥回擢御史出按江西上疏言事上大怒械至京併籍其家闔門十六口皆錮死獄中英宗即位知公忠直詔復原官按湖廣條上遼王不軌數事上怒械至京以離間論死繫獄後王事覺獲免改南京雲南道又劾法司深刻陞福建僉事致仕亦八十餘矣若二公者愈挫愈勁百折不回不少懲艾豈

非純稟陽剛之氣者乎東坡稱劉元城爲鍊漢二公其無愧焉者彭惠安公錄名臣而遺陳豈亦不知其人乎予故表而出之

楊文貞公歷事五朝在內閣四十餘年佐理之功居多我朝賢相公爲稱首 仁宗嘗以銀圖書賜文貞諭之曰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國恩如此之厚若可憑藉者後冢子稷居家多不法爲鄉民李某所奏逮至京坐死文貞時年幾八十驚憂成疾

在告 英廟降敕慰諭不少貸公竟以疾不起稷
旋伏法文貞元老爲 列聖眷重乃不能庇其子
當時刑憲甚明故也後世要官子弟肆爲姦惡下
不敢發上不得聞何哉

靖遠伯王驥修治祖墳務爲宏壯壞民間室廬田
地不勝勞擾衆有怨言一夕盡發其祖父骸骨棄
毀之葉文莊公有詩云破却人家作祖墳祖宗遺
殖反成塵足爲侈橫者之戒

陳白沙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爲守餞之金
鰲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

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
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
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雞鳴催入紫宸
關白沙聞之憮然予聞之陳以載云云東海詩話
所載尤備

杭王琦正統時山西提學僉事致仕歸不事生產
家極貧隆冬大雪僵臥不起親故餽遺一無受天
順中竟卒于飢寒杭人至今稱餓死王僉事可謂
至廉者矣忠清里坊額列唐褚遂良 皇明郎中
項麒及琦三人杭人云項之人品非二公倫也殆

阿私所好者爲之耳

白巖喬公宇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圍棋負一長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屬官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德器深厚寬洪簡重有大臣之度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武廟南征時公爲留都大司馬邊將江彬跋扈下視公卿獨嚴憚于公公亦不動聲色而能潛消其驕悍之氣當時留都非公鎮定事未可知嘉靖初召爲冢宰天下想望風采未幾爲議禮擯斥以死惜夫

南兵侍黃公瓚儀真人貌古陋性狷介寡合薄于
自奉每旦惟啖市餅二枚茶一甌卽入部舊袍敝
履終身雖慶賀令節不易一衣散衙歸閉門靜坐
不輕出訪客客亦罕至其第者不飲酒日用惟豆
腐青菜數日市肉一斤每月武庫吏以俸皂銀送
入收貯一櫝鎖之日袖其鑰夫人繼而少不堪其
窘伺公出啓以它鑰竊其零物仍鎖之他日暇開
櫝稱檢缺其數反罪庫吏償之人傳以爲笑蓋儉
而失之陋者

東湖吳獻臣先生警敏有謀不好華靡正德己卯

以都御史賑恤湖藩巡郡邑幅巾布袍悉屏導從
肩輿獨行行數置杖策徒步遇窮簷蔀屋卽走入
與村夫野姬談穡事及詢守令臧否民情利病乃
復升輿頃復如之人不知其爲達官也旦夕坐堂
上手披心畫見時事可憂執政可議卽草疏論之
無所顧忌對僚屬捫虱自若蓬首垢面人率嗤其
爲迂爲恠然其崇尚理學抱負經濟遇義敢爲不
避艱險歷官所至著名在廷諸老莫之或先亦近
世之名臣也自釋褐以至大拜立朝者僅數日士
論惜之

王忠肅公翺爲冢宰十有三年嚴毅廉公人莫敢
犯散部恒止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不歸私
第因寡女在室覓一老嫗爲伴者數年監生某因
托嫗求得某部司務嫗爲言公第念嫗數年周旋
未嘗有所干請輒許之不虞其獲厚賂也某旣得
選卽有造飛語帖于公門曰白銀一百兩監生選
司務要問過錢人寡婆與寡婦公見之大悔卽乞
歸然公之清操朝野共知此亦不足爲公累也予
聞之吳南溪方伯云

李西涯先生少時與某同學後某亦鄉舉任邵武

二守居官甚廉銓曹皆知其名弘治中某以缺守
應朝于京事竣以閩葛二端訪西涯西涯知其清
苦却之瀕行西涯以段二疋書一部爲贐某亦辭
段而受其書書約有三十餘本旣行舟中無事啓
封展玩書中夾赤金箔數百葉重若干兩某驚歎
以爲不知何人所餽餽以此者欲西涯之薦拔也
而西涯又不知又以餽諸人斯人之妄投西涯之
濫受皆可笑也仍固緘之寄還西涯且致書責西
涯爲台輔不能謝絕苞苴以表率百僚西涯得書
大慚復書謝之